

嵇康集校注

戴明揚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嵇康集校注

戴明揚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嵇康集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書号1661 开本850×1168耗 $\frac{1}{32}$ 印張15 $\frac{7}{16}$ 插頁2

1962年7月北京第1版 196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4) 1.45元

出版說明

戴明揚教授遺著嵇康集校注，是一部研究嵇康生平和作品較為完備的專集。此書是正文字，理董舊說，都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對於古典文學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書中所引魯迅先生的校本，係據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魯迅全集本，與一九五六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景印魯迅校正稿本，頗有出入。景印本為戴氏所未見，因此，本書對於魯迅先生校本的評論和引用，並不確切。舉其大者，約有下列四種情況。一、有戴氏據全集本認為魯迅校作甲字誤，應作乙字，而景印本正作乙字，不作甲字者。如卷一「泐泐白雲」一首，「乘流遙邁」句下，戴氏校曰：「遙邁」周校本誤作「遠逝」。按景印本正作「遙邁」，不作「遠逝」。二、有戴氏據全集本認為魯迅誤讀舊校，而實全集本誤排，景印本正不誤者。如卷一阮德如答二首第一首，「終然厭永藏」句下，戴氏校曰：「永」字吳鈔本塗改成「未」，汪本、四庫本亦作「未」。周校本作「永」，注云：「舊校為來，原字滅盡，今從刻本。」揚案：「未」字是也。吳鈔本校改為「未」，不作「來」。按景印本校記正謂「舊校為「未」」，知非魯迅誤讀吳校「未」字為「來」，而係全集本誤排。三、有戴氏引全集本校記猶疑未定，而景印本不止于疑，已校改定字者。如卷一「抄抄翔鸞」一首，「抄抄翔鸞」句下，戴氏校曰：「周樹人曰：「抄抄，或抄抄之誤。」按景印本已校改為「抄抄」，校曰：「原作「抄抄」，今正。」四、有戴氏引全集本校記猶疑未定，且無援據，而景印本已校改定字，且所定有據者。如卷一阮德如答二首第二首，「舒檢話良訊」句下，戴氏校曰：「檢」

字吳鈔本塗改成「衿」，原鈔不可辨。周校本曰：「疑亦檢字。」按景印本已據刻本定爲「檢」字，校記曰：「舊校爲「衿」，原字滅盡，今依刻本。」魯迅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致臺靜農信中曾說及戴氏校本，請讀者參看。

例言

書中正文，依明黃省曾嘉靖乙酉年仿宋刻本，而以別本及諸書引載者校之。

黃本譌奪之處，但加校語於下，不逕改補，惟漏落較多，不成句讀者，乃依吳寬叢書堂鈔本補入。

是書以吳鈔本原鈔爲勝，其朱墨兩校，皆改從明刻之誤也；凡原鈔有異者，今皆校出。

吳鈔本有既鈔之後，又以別葉改鈔者，今稱『原鈔』『改鈔』以別之。

吳鈔本塗改之字，有鈔者當時所改，及校者後來所改；今既不易辨別，但稱『原鈔』如何，『墨校』如何。

吳鈔本改字之處，或有塗墨甚濃，致原鈔之字不可辨識；今但云某字塗改而成。

吳鈔本之外，所校以刻本稽集、及古總集、古類書等爲主，其明代總集類書，與此等相同者，今不盡列。

嚴氏全三國文中嵇康文，多從百三家集錄來，其相異之字，今不盡指出。

總集、類書，各有數本，其相同者，但舉書名，有互異者，乃標出某本；七十二家集、百三家集相同者，但稱張本，有互異者，乃標出張燮本張溥本；四庫有互異者，乃標出文津本、文瀾本。

文選各本注云「李善本作某，五臣本作某」，互有異同，今皆各引出之；茶陵陳氏所刻六臣文選，其注云「五臣作某」者，與宋刻本六臣文選多同，今舉四部本，即不再及陳本。

類書所引，每多刪節，今但校其異處，至刪節之句，不盡指出。

類書所引，於虛字每多省略，今不盡指出。

明代總集、類書，及文瀾閣四庫本，有顯係誤刻、誤鈔之字，今不盡指出。

通用之字，如「悟」與「寤」，易混之字，如「凌」與「凌」等，今於吳鈔本外，但云某字或作某字。

吳鈔本總目之題，與卷中各篇之題，其字數多寡，或有不同，又卷首總目之題，亦係校者後補，今皆省校。

嵇文有舊注者，先錄舊注，次爲自加之注，中以墨圍間之。嵇文載於文選者，今全錄李善注文，其五臣及唐人舊注，則擇錄之，六臣本所載善注之文，比善本或多或少，均詳胡克家考異中，今不更著。

古人佚書、佚文，已多輯刻，今於注中直引書名篇名，不盡指出原引之書。

明、清諸人評語，今擇附各篇之後；嵇文傳者已少，故此等評語，亦過而存之。

嵇康集校注總目

例言

第一卷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幽憤詩一首

游仙詩一首

重作四言詩七首

郭遐周贈三首附

答二郭三首

阮德如答二首附

雜詩一首

秀才答四首附

述志詩二首

六言十首

思親詩一首

郭遐叔贈四首附

與阮德如一首

酒會詩七首

第二卷

琴賦一首并序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嵇康集校注總目

與呂長悌絕交書一首

第三卷

卜疑集一首

稽荀錄一首七

養生論一首

第四卷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附

答難養生論一首

第五卷

聲無哀樂論

第六卷

釋私論一首

管蔡論一首

明膽論一首

第七卷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附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

第八卷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第九卷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第十卷

太師箴

家誠

附錄

佚文

著錄考

事迹

聖賢高士傳贊

呂安集

目錄

序跋

誄評

春秋左氏傳音

廣陵散考

參校書目

四六一

三五

三〇九

嵇康集校注卷第一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秀才答四首附

幽憤詩一首

述志詩二首

游仙詩一首

六言十首

重作四言詩七首『七』原作『二』，刻板之誤也。

思親詩一首

郭遐周贈三首附

郭遐叔贈四首附

答二郭三首

與阮德如一首

阮德如答二首附

酒會詩七首

雜詩一首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六朝詩集，題目及序次與此同，餘書所題「兄公穆秀才」等字有無，多寡不同，又多以五言一首居末。

此十九首，吳鈔本分作兩題，第一首於集前總目中題作「五言古風一首」，於此處題作「五言」，下有註云：「一本作古意。」墨校改題「五言古意一首」，欄外上方有朱書校語云：「此首亦在贈兄秀才入軍內，共十九首。」此十五字，又為墨校抹去。以下題作「四言十八首贈兄秀才入軍」，並註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曰：「嵇蕙字公穆，舉秀才。」朱校於每首起句右側注「一三四等字。」葉渭清曰：「按初學記十八引「雙鸞匪景曜」四句作嵇康贈秀才入軍詩，藝文類聚九十引六句亦作魏稱叔夜贈秀才詩，二書均出唐人，又均引此書，然皆不云古意，必是嵇集舊不如此。」又曰：「文選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題下注所引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

上有「集云」二字，蓋是稽集舊題之僅存者，幸賴選注知之，此不厭省。稽熹云云，選注引爲劉義慶集林，此亦節「集林」二字。○揚案：文選贈秀才入軍五首題下註云：「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稽熹字公穆，舉秀才。」廣文選載此詩八首，亦以五言爲第一首。漢魏詩乘以五言爲其十九，註云：「康集此首第一。」據此，知題目及序次皆以此本爲合。

文選併良馬既閑「攜我好仇」兩首爲一首，合「輕車迅邁」「浩浩洪流」「思徒蘭圃」「閉夜肅清」四首共爲五首，文章辨體文體明辨詩治等因之。○選詩拾遺載五言一首題作「雙鸞贈兄秀才公穆入軍」。○古詩評選併「閉

夜肅清」「乘風高遊」兩首爲一，共十七首，題作「贈秀才入軍詩」，未選五言。采葦堂古詩選，以「鴛鴦于飛」以下八首題作「四言詩八章」，又從文選併「良馬既閑」「攜我好仇」兩首爲一，亦題作「贈秀才入軍五章」，而附

「凌高遠盼」一首於第一首後，以「乘風高遊」以下三首題作「四言詩三章」，以「雙鸞匿景曜」一首題作「五言詩」，其「四言詩八章」題下注云：「文選所載贈秀才入軍，取「良馬既閑」五章，頗有次序，今此八章，自是遂別懷

人之作，既匪贈兄，又匪入軍，「瞻仰弗及」二語，亦類結局，故應別爲一篇，而「乘風高遊」以下，自是感懷言志之作，與遂別無與，亦應別爲一篇。其五言一篇，寄慨深遠，辭旨淋漓，或是贈秀才入軍之又一作，亦

未可知，要不當比而一之，使章法紛紜，四五錯出也。即「凌高遠盼」，亦與上下不屬，無所可附，故綴秀才入軍詩內。又「凌高遠盼」一首下注云：「今按上章曰「載我輕車」，下章即云「輕車迅邁」，文勢接連，不應中

斷。「雖有好音」云云，與後章「旨酒鳴琴」語意疊出，「仰訊俯託」，又與上文「仰落俯引」相犯，古人必無此病，定非本有而文選刪之也。時代既遠，傳寫淆訛，竟不知此章是何題，應在何處。」又「四言三章」題下注

云：「皆言輕舉遠邁之情，都無別緒，與上文定非一篇。」又「五言一首」題下注云：「不知爲何而作，如云不

忘故魏，叔夜未嘗仕，不得爲此等語，或者秀才入軍，亦是強赴，故又以此贈之與。四言詩五首題同，因混

列其後，未可定也。」又稽熹答弟叔夜四首題下注云：「按公穆答詩，篇中頗不言入軍。○揚案：「五言一首」，

傷爲當時所羈，非不忘故魏之旨，彼時魏亦未亡也。至叔夜於魏固爲婚姻，且嘗拜中散大夫矣。此十九首自非盡爲一時之作，後人編集歸入一題耳。陳

氏分合，不必得之，姑錄其言，以資參證。

文選張銑注：「秀才，叔夜弟。」○葛立方韻語陽秋曰：「文選載稽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攜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在不在」，皆非兄弟之稱，

善鏡所注，恐未必然耳。劉履選詩補註曰：「秀才，李善引本集作『兄公穆』，張鏡曰：『康之從弟』。未知所據。」○吳景旭歷代詩話曰：「名氏鑿鑿，非不知名之謂。至於詩中稱謂，古人多不可拘，如五詩中『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詩：『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友詩：『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此亦何常之有。楚辭樂府，往往以佳人比君王，何獨不可入兄弟用耶。」○揚案：「攜我好仇」，代從軍者言狩獵之樂爾。至詩中云「我友良朋」，明非兄弟矣。此十九首仍非盡為贈兄之詩，亦編集者所入也。

晉書嵇康傳：「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又稽含傳：「祖喜，徐州刺史。」○太平御覽四百五引王隱晉書曰：「兄喜，為太僕廐騎，馮凌知其英俊，待以賓客之禮，以狀表上。」○古詩紀注：「稽喜字公穆，舉秀才，歷揚州刺史。」晉百官名：「稽喜，晉武帝太康三年，為徐州刺史。」○隋書經籍志：「晉宗正稽喜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錄一卷。」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

音，頌擊作則至。班固答賓戲曰：「含景曜，吐英精。」張衡西京賦：「流星曜之譁嘩。」薛綜注：「曜，光也。」李善注：「景，光景也。」詩鸞鳴：「戢，神靈之精也，赤色五彩，雞形，鳴中五其左翼。」箋云：「戢，斂也。」趙壹窮鳥賦：「有一窮鳥，戢翼原野。」

抗首漱朝露，音，抗，舉也。韓子大體

之譁嘩。薛綜注：「曜，光也。」李善注：「景，光景也。」詩鸞鳴：「戢，神靈之精也，赤色五彩，雞形，鳴中五其左翼。」箋云：「戢，斂也。」趙壹窮鳥賦：「有一窮鳥，戢翼原野。」

晞陽振羽儀，音，抗，舉也。韓子大體

篇：「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曹植彈賦：「栖高枝而仰首，漱朝露之清流。」詩湛露：「匪陽不晞。」毛傳：「晞，乾也，陽，日也。」楚辭遠遊篇：「夕晞余身兮九陽。」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戲雲中，音，中，藝文類聚九十引作「裏」，詩雋類函

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淮南子修務訓：「君子逍遙徜徉於塵埃之外。」楚辭注：「振翅翱翔，絕塵埃也。」莊子達生篇：「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何意世多艱，音，疑，吳鈔本作「維」，注云：「維一作『儀』。」

虞人來我疑，音，疑，吳鈔本作「維」，注云：「維一作『儀』。」

文，儀字不可解，作「疑」為是。揚案：「維」字似不誤，下乃言所以維之之狀也。○離騷：「哀民生之多艱。」

艱。注：「艱，難也。」補銜鸚鵡賦：「命虞人於墮坻。」尚書傳：「虞，掌山澤官也。」禮記注：「疑，恐也。」毛詩傳：「維，繫也。」呂氏春秋注：「儀，望也。」雲網塞四區，「網」吳鈔本作「罽」。

正參差；鸚鵡賦：「冠雲霓而張羅。」張衡東京賦：「造窮六區。」文選注：「區，域也。」爾雅：「鳥苦謂之羅。」曹植公議詩：「列宿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

楊雄連珠曰：「鸞鳳養六翮以俊雲。」鸚鵡賦：「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爾雅：「迅，疾也。」又曰：「羽本謂之翮。」莊子山木篇：「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漢書西南夷傳：「智勇無所施。」隱姿就長纓，

卒為時所羈。漢書終軍傳：「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文選注：「時亦世也。」說文：「羈，馬絡頭也。」曹植天地篇：「復為時所拘，羈縲作微臣。」單雄翻孤逝，

「翻孤」吳鈔本作「翻獨」，周校本「翻」誤作「翻」，注云：「各本作「翻」。」哀吟傷生離，張衡舞賦：「鸞雄逝兮孤雌翔。」曹植鸚鵡賦：「若有翻

○揚案：「翻」字乃鈔者承上而誤，此句初學記十八引作「單雌翻獨遊」。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漢書息夫躬傳：「著絕命辭曰：『鷹隼橫厲鸞

雄駭逝，孤雌驚翔。』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楚辭九歌：「悲莫悲兮生別離。」鸚鵡賦：「哀伉儷之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古詩：「慷慨有餘哀。」說文：「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戰國策楚策：「秦聖侯南遊乎高陂。」古詩：「悠悠隔山陂。」說文：「陂，

徘徊兮。」注：「徘徊，謂不得其所也。」文選思玄賦舊注：「儷，匹也。」玉篇引聲類曰：「侶，伴侶也。」古詩：「慷慨也。」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極」下吳鈔本注云：「極」一作「損」，「心」吳鈔本作「必」，是也。○史記淮陰侯列傳：「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

破，謀臣亡。』楚辭卜居篇：「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東方朔詩曰：「才盡身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世」字吳鈔本塗改而成。○左氏僖公十六年傳：「周內史叔與曰：『吉凶

由人。』說苑敬慎篇：「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崔駰達旨曰：「子苟欲勉我以世路。」楚辭七諫：「何周道之平夷兮，然蕪穢而險戲。」注：「險戲，猶言顯危也。」古樂府清歌行：「遭世險戲，逢此百離。」蔡邕汝南周錕碑：「世路多險，進非其時。」案

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離騷：「退將復修吾初服。」曹植七啓曰：「願反初服，從子而歸。」老子：「聖人被褐懷玉。」鄒奕詩：「抱玉乘龍馭，

不逢樂與和。」漢書陳平傳：「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又敘傳曰：「六奇既設，我罔艱難。」逍遙遊太清，「太」吳鈔本作「大」，而宋樓鈔本校改為「太」，案二字同。攜手長相隨。

吳鈔本作「攜手相追隨」，注云：「一作「長相隨。」」而宋樓鈔本校改「一」字為「各本」二字。○詩白駒：「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莊子有逍遙遊篇。淮南子傲真訓：「臺簡以遊太清。」潛夫論交際篇：「鸞徘徊太清之中。」文選注：「泰清，天也。」詩北風：「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杜篤首陽山賦：「遂相攜而隨之，冀寄命夫餘壽。」曹植公議詩：「飛蓋相追隨。」

鍾嶸曰：「叔夜雙鸞，五言之警策者也。」詩品。

范大士曰：「氣體直逼東阿。」歷代詩發。

陳祚明曰：「詩頗矯健低徊。」深藏堂古詩選。

張琦曰：「卒為時所羈」以上，自傷之詞，下則送秀才，望其避患早歸，可以長相隨也。」古詩錄。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
詩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又鴻雁：「鴻雁于飛，肅肅其羽。」毛傳：「鴛鴦，匹鳥，肅肅，羽聲也。」朝遊高原，夕宿蘭渚，

爾雅：「廣平曰原，小洲曰渚。」曹植應詔詩：「朝發蘭渚，以美言之。」邕邕和鳴，
「邕邕」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作「嚶嚶」。顧昞儔侶，「昞」吳

廣文選作「昞」。○楚辭九思：「鴛鴦兮嚶嚶。」注：「和鳴貌也。」案「邕」與「嚶」通。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傳：「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班固答賓戲曰：「虞卿以顧昞而捐相印。」誤文：「昞，目偏合也。一曰衰視也。」俛仰慷慨，

案「慨」當為「愷」，爾雅：「愷，康樂也。」優遊容與。
詩卷阿：「優遊爾休矣。」離騷：「遵赤水而容與。」注：「容與，遊戲貌。」案蘇武詩：「昔為鴛與鴦。」曹植釋思賦：「樂鴛鴦之同池。」皆以鴛鴦喻兄弟。鄭豐答陸雲詩：「鴛鴦于飛，在江之浹，朝遊蘭池，夕宿蘭沚云云。」其序謂「以美陸氏兄弟」，蓋用叔夜此詩之意也。

朝遊蘭池，夕宿蘭沚云云。其序謂「以美陸氏兄弟」，蓋用叔夜此詩之意也。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

曹植洛神賦：「素靈雜選，命儔嘯侶。」朝遊高原，夕宿中洲，

字同。○楚辭九歌：「葦蕩留兮中洲。」注：「魏文，洲中也，水中可居曰洲。」

交頸振翼，容與清流，

司馬相如琴歌：「何緣交頸爲鴛鴦。」葦蕩翠鳥詩：「振翼修容形。」馬融樛樛賦：「臨激水之

清流。」魏文帝善哉行：「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又滄海賦：「仰喙芝芳，俛漱清流。」

咀嚼蘭蕙，

「蘭蕙」古詩類苑作「蕙蘭」。

俛仰優遊。

司馬相如上林賦：「咀嚼葦

蕙。」後漢書申屠蟠傳：「同郡黃忠書勸曰：「願先生優遊俛仰，貴處可否之間。」

王夫之曰：「二章往復養勢，雖體似風雅，而神韻自別。」古詩評選。

陳祚明曰：「二章先敍同居之歡，下乃漸入言別，章法寬轉，惟言同居極樂，乃覺離別

極悲也。但兩章中語無深淺，所以不及三百篇。」

泳彼長川，言息其澣，爾雅：「泳，游也；澣，水涯。」曹植洛神賦：「浮長川而忘反。」毛詩傳：「言，我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曰：「以言爲我，亦語詞耳。」陟彼高岡，

言刈其楚；「楚」吳鈔本原鈔同，墨校改作「杞」，案此涉下而誤也。○詩卷耳：「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陟，升也。」山背曰岡。」釋文：「韓詩云：「刈，取也。」說文：「楚，叢

木，一名荆也。」嗟我征邁，獨行踽踽，詩小宛：「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又杜：「獨行踽踽。」鄭箋：「邁，征，皆行也。」毛傳：「踽踽，無所親也。」仰彼凱風，

涕泣如雨。「涕泣」吳鈔本作「泣涕」。○詩凱風：「凱風自南，又燕燕：「瞻望弗及，涕泣如雨。」毛傳：「南風謂之凱風。」曹植樛樛賦：「仰凱風以傾葉。」又朔風詩：「仰彼朔風，用懷魏都。」

泳彼長川，「泳」吳鈔本作「沐」，而宋樓鈔本有校語云：「沐，」，「沐」之誤。」周樹人曰：「案作「沐」亦通，「沐」或反誤也。」○揚案：「沐」字自係鈔者之誤，前二首亦皆以「鴛鴦于飛」爲起句也。言息其